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第... 宋紀二十一

宋紀二十一

起上章田敦四月盡垂光赤
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咸平三年

遼統和十八年

夏四月以梁鼎制陝西青白鹽事初

解州池鹽通商販易鼎請官自鬻朝廷是其議故用之

鼎至解池禁止商販官運赴鄜延環慶等州公私大擾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陳日月風雲

天陳也山陵水泉地陳也兵車士卒人陳也今用地陳

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互連滄海縱有邊騎
何懼奔衝昨者契丹入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
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至西山地雖數軍路
才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澗泉源儻因而廣之制
爲塘埭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
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偕之
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浹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
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疇勸
農耕蓄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
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地安堵矣且

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蕃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勢望于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知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策也 庚戌太子太保呂端卒贈司空諡正惠端有器量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平居不蓄貨產及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太宗時欲相端左右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趙普在中書端時爲參政普嘗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器也端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

其名顯如此 乙卯改葬元德皇太后 丙辰王均自
升仙橋分路來襲官軍雷有終率軍逆擊大敗之殺千
餘人均單騎還城 初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
行帝召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
卿允則始至州大火民無居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
假民爲屋及春而償民無流徙官用亦不乏馬氏暴斂
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
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
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
斤允則請除之稅茶則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又山田可

以蒔禾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
山田悉墾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
不可允則曰須報必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
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固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
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征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
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
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遂奏罷之至
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畱使者以聞詔書嘉
獎及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 壬戌
賜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不及格

帝方欲求俊茂特獎之 壬申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
州西川轉運使張適削籍授連州參軍初張詠自蜀還
問冕代已曰冕非撫眾才既而果然 五月丁丑朔詔
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益州軍民爲王均脅從
者如能歸順並釋之 先是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
患錢貨未多望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及招誘人戶
淘采鉛錫仍案行銅山易得薪炭處置監鑄錢如此二
年間可得百五十萬貫卽遣虞部員外郎馮亮內供奉
官白承睿往幹其事庚申亮等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
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爲江南轉運副

使兼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承審同提點 六月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何上疏曰國家其治之在牧守爲本親民之官令長爲急前代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祇役分百里之封目不知書心惟黷貨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藉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又三司掌錢刀籠天下貨財古之李悝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流雖名聚斂之臣頗負經通

之略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厥後三建使額分其利權
胥吏千餘官僚兼倍各爲刑獄迭下符移行之於外滋
章頗甚臣權泄計局嘗與丁謂朱台符其酌三部文移
之類可以減半望擇近臣識治體幹敏者與三部眾官
減省又法官之任人命所繫今吏部擬授之際但問資
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懣章程者或使詳刑動致
紛拏卽議停替小則民黎負屈大則早曠延災欲望自
今司理司法竝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不足卽於見任司
戶簿尉內選充又不足則選嫻書判練格法者考滿無
私過越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開太平之基未幾徒

兩浙轉運使何性下急不容物爲使者專任峻刻所至
州郡刺察苛細胥吏日有捶楚官屬多罹譴罰人不稱
賢 秋七月丙申江南轉運使任中正言準詔以饒州
置場買納浮梁婺源祁門縣茶不便於民令臣與三班
借職胡澄審行計度今臣等親到饒歙二州茶倉詢問
逐處民俗皆言溪灘險惡轉輸艱阻願各復往日倉廩
就便輸納及浮梁縣民李思堯等各願自備材木起棚
倉廩從之仍降詔曰山澤之征所宜公共苟便於民豈
圖羨贏而言事之臣不明大體務爲改革圖恤蒸黔特
命使車往詢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輿情已令制置茶鹽

江南轉運使竝依任中正所奏 八月乙卯以濟州賊魏捷補龍猛軍隊長捷趨勇過人眾目爲撼動山至是詣登聞院自陳爲惡黨所脅制願首罪效力帝召見賜錦袍銀帶而錄之 王均自升仙橋之敗撤橋塞門雷有終等率官軍直抵城下造梯衝洞車攻具遣諸將分路攻城賊盡驅凶黨以拒官軍趙延順中流矢死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爲洞屋以攻城賊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軍勢小衄賊大宴其黨歌吹之聲達于城外時方暑濕攻城者多被疾有終市藥它州自合以療之詔復遣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賊招

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議于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勢敵棚覆洞車以進逼其城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 庚寅始置羣牧司命樞密直學士陳堯叟爲制置使馬政舊皆騏驎兩院監官專之至是內外廢牧之事自騏驎院而下悉聽命於羣牧司 王均多爲藥矢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開道蒙種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甲午令東西南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乃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擁路眾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

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卻遂克其城有終登
城樓下瞰賊猶以餘眾寨於天長觀前密設礮架於文
翁坊高繼勳白轉運使馬亮願得稽秆油粃合眾執長
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
追至大安門復敗之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均突圍
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翰登門
樓牙吏有受官職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于旁厝火其
上盡索受僞署者命左右捽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
人頗爲冤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
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 是秋遼主獵於

諸山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南院侍郎蕭和綽

舊作合卓今改

爲中丞和綽起家刀筆吏無完行不爲時議所許惟德讓稱其謹恪遯主以德讓所薦遂見擢用 冬十月王

均自成都趨富順監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均黨至富順監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眾在後者邀戰懷忠遣親信五騎登高原覘賊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陳擊之賊眾散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遁者懷忠合彊弩

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旂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以詣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眾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辛亥有終遣官馳奏益州平賜錦袍銀帶器帛

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 乙丑詔赦川峽路死罪以雷有終爲依信雷後秦翰等九人竝遷秩是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普所掩帝廉得其狀擢懷忠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它日帝謂宰相曰雷有終頃居三司自謂公幹廉潔昨兩川盜起因命翦除頗間有終

乘其擾攘貪黷財貨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俗何由
不變言行相戾乃如是耶 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

知制誥梁顥分爲川峽安撫使 延州言破大盧小盧

等十族獲人畜二十萬 十一月甲戌朔遼授李繼遷

子德明爲朔方節度使 後異遼史作德昭蓋避諱改 壬午令常參

官轉對如故事 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張齊

賢與李沆竝相情好不協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

被酒冠弁欹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

賢自陳因感寒飲酒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帝曰卿爲

大臣何以率下朝廷有憲典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

和... 卷二十一

本官 十二月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庚申罷京畿均田稅 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

兵部郎中知兗州韓援上言邇者亢旱傷稼天其或

者以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

暫加災眚用儆睿聰咎魏鄭公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

間善若鶩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

此譏其漸怠於政也臣伏觀先帝享國久長未嘗一日

曠於萬幾願陛下守太祖之不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

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治國在遠佞人今朝廷無邪佞

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勿使小人乘閒而進居安

念危在治防亂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
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爲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
輔因奏疏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自五季亂離各
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
僭僞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
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
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
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翰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

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彊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馱兵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觀齊蔡巨猾遂有元和討賊之議蓋見畿而作爲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郡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甲仗不完二也兵不服習三也濶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斷參之廟算如且因而修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戶罷寡城池大小竝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帝

嘉納之 河北河東疆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
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
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疆壯五百人爲指揮置
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
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調其戶後尋
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甲 遼以四軍
指揮使蕭柳爲北女真詳袞舊作詳政濟寬猛部民畏
愛後遷東路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畱復任從之 是歲
遼放進士南承侁等三人

四年

遼統和十九年

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眾詔樞密直

學士馮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庚寅知河南府武

勝節度使李至卒贈侍中至好賢樂善爲學精力然剛

嚴簡貴人士罕登其門

及異宋史本傳云少育於知審及貴卽逐其養子以利其資長

編亦載其事又引或說以爲至爲參政辭位不受祿制行甚高恐毀之或損其真則仁甫亦疑而不信矣今剛

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初

雷有終旣平賊誅殺不已亮多所全活城中米斗千錢

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送爲賊所

誑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

民脅從者眾此特百之一二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

則反側之人間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

帝悟悉宥之二月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郡舊逋官物二百餘萬宰相李沆等以旱表求罷不許戊午雨自去冬旱帝每御蔬菜憂問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卻而不御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羣臣子弟奏補京官或出身者竝試讀一經寫家狀以精熟爲合格從之祕書丞知金州臨川陳彭年上疏言五事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五曰行公舉疏奏竝從之帝因謂輔臣曰自今諫官宜精擇其

人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帝親辨問
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調所逋負物二百六十餘萬
已經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

丙寅詔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尙書省諸司四品以上
於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各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
詔 三月辛巳分川峽爲益利梓夔州四路 兵部尙
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棲遲衡泌
願備賢良方正之舉詔賜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
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 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

憲之職用它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與爲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己丑宴射後苑帝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詩凡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皆令習射 庚寅以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竝守本官同平章事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焉 初乾元歷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編新歷於是歷成來上賜名儀天頒行之 辛卯參知政事王化基罷爲兵部尚書化基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自然能訓導皆有所立 以同知樞

密院事王旦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馮拯
陳堯叟竝爲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禮部郎中薛映兵
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竝知制誥帝初欲用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梅詢命中書召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
沆素不喜詢言於帝曰梅詢險薄不可用楊億有盛名
帝驚喜曰幾忘此人又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
翼日與億竝命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麓書院從
知州李允則請也壬辰懿皇后蕭氏以罪降爲貴妃
遂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德昌自拜大丞相進王
齊總二樞府事寵任益隆先是有圖魯卜舊作鳥不者
召今改

從伐宋嘗以言觸德昌德昌怒詰之圖魯卜詞無所撓
德昌笑而釋之至是德昌薦圖魯卜材可任統軍使太
后曰彼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德昌曰於臣猶不屈況
於其餘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藩太后從之夏四月
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為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
交擢任樞密故特優寵之壬子詔京朝官及吏部選
人親老無兼侍者特與近任回鶻來貢請助討李繼
遷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
磨勘引對自此始乙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還
對於崇政殿卽日以欽若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辛未帝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得祕書丞查道進士陳越
入第四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爲左正
言直史館越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曙河南人 五月
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爲工部侍郎
致仕昂有清節淡于榮利初爲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
屑意及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帝知其素守故每加
褒進昂累章告病帝不得已從之謂輔臣曰昂侍朕左
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歲時
省問如有奏章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
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下于是帝特延見命

坐勞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
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 丙戌遼冊蕭氏

爲齊天皇后后卽太后弟平州節度使輝依之女韓德
昌之甥也年十二選入掖庭美而才至是冊爲后事太
后甚謹太后亦以德昌故深愛之后嘗以草筵爲殿式
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旣成益寵異所乘
車置龍首鴟尾飭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

爲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閒花木如繡車服相

銜人望之以爲神仙

致異徐氏後編作六月契丹冊其
后蕭氏爲齊天皇后然遼史聖宗

紀自在五月丙戌非六月也又聖宗先有廢蕭后齊天
少入掖庭至是始立爲后耳非本爲皇后而至是加冊

號也徐氏亦誤會

六月汰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八百

二人丁巳詔東川民田先爲江水所害者除其租 遠

以所俘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 初黃州境二虎

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仲冬雷震暴

作知州王禹偁手疏言之引洪範陳戒且自劾帝亟命

中使乘驛勞問醮禳之又詢於口官言守土者當其咎

帝惜禹偁才名卽命徙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詔問

帝嗟悼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爲後進

宗師直躬行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然性剛直

不能容物太宗嘗命宰相切戒之其爲文亦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時 初田錫知秦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上章自陳卽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展座之側則治亂興亾之事常在目矣帝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倍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至是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荅之 丁卯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竝賜九經 戊申出陳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秋七月庚午朔以河朔餽運勞

民詔轉運使減徭役存恤 己卯邊臣言契丹謀入邊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王顯爲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

天平節度使王超爲副都部署 丙戌遼以東京統軍

使耶律諾袞舊作奴瓜今改爲南府宰相 八月帝以邊臣玩

寇朔方餉道愈難辛丑命兵部尙書張齊賢爲涇原等

州保安等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卽日馳騎

而往 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舒州

團練推官孫僅入第四等竝爲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祕

書丞何亮懷州防禦推官孫暨入第四次等以亮爲太

常博士暨爲光祿寺丞 初太常寺丞陳堯佐爲開封

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
陋鄙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
使就學鱗魚復出害人堯佐捕得夏爲文鳴鼓於市而
戮之潮人以比韓愈三歲召還命直史館堯佐堯窳弟
也 甲子職方員外郎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鬪年
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竝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
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
圖籍又詔士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中蕭何獨取秦圖
籍由是周知險要豈有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閩所納
圖竝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

形則不可以傅合它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方使知天下山川險要從之 帝以巴蜀地遠時有寇盜丁卯命戶部員外郎南豐曾致堯等分往川峽諸州提視軍器察官吏能否 戊辰社宴宰相於中書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爲兼門下封駁事 丙戌翰林學士承旨朱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詔付祕閣 先是詔國子監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頒行賜宴國子監於是九經疏義悉具

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竝升爲禁軍號保捷軍 李繼遷陷清遠軍 辛卯遼主如南京冬十月己亥朔南伐壬寅次鹽溝徙封皇弟吳王隆祐爲楚王畱守京師丁未命皇弟梁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

帝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灾宜戒邊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帝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陛下克已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帝曰天不欲

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 己酉張齊
賢上言請募江淮荆湖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帝
曰此不唯動搖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亦非
便也遂寢其奏 庚戌帝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
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
外號爲富庶且與羌戎接畛昨已命張雍出守冀其綏
撫有方也次復指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爲
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
南壁甘伊涼等府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曰契丹
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

薊淪陷漢可惜耳。甲寅北面前陳鈴轄張斌與遼師
遇於長城口時積雨遼人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
漸近界首遼伏騎大起而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陳兵少
爲遼帥所乘退係威魯軍。及異宋史張斌破契丹於長
城口遼史云遼軍與宋兵戰
於遂城敗之。蓋此戰前後互有勝負故兩國各言其勝
也。又宋史作己未遼史作甲寅繫日互異。據長編亦作
甲寅與遼史合今從之。

詔高陽三路兵增騎二萬爲前鋒。又命
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陳於先鋒之前。別命莫州都部署
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爲奇兵以備邀擊。北平寨
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詔購館閣逸書每

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錄用。丙寅遼主以泥

淳命班師十一月丙子王顯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

戮二萬餘人獲其統軍鐵林

攷異王壺清話云契丹領

擊大破之然是役實遼人領兵南下非獵也九朝編年
衛要云李繼宣敗遼于山谷宋史不載它書亦無可攷
太平治述統類所載與長編同惟宋史作
壬申長編作丙子繫日少異今從長編

職方員外

郎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累數千言帝稱其博瞻

丁亥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授田圖謂

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稽爲先朕常冀邊鄙稍
寧兵革粗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先是

邊臣議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党項朝臣互執利害
久未決十二月中書樞密會議向敕中周瑩王繼英馮

孫陳堯安皆曰修之便帝以境土遐逸不可遙度乃命
比部員外郎洪湛閣門祇候程順等同往案視 時靈
州孤危丁卯詔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卽日奏疏
請棄靈州遐保環慶帝訪於左右咸以爲靈武乃必爭
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帝頗然之宰相李
沆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發單車
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
右之民息肩矣 閏月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七
而害有二丙戌詔築綏州城 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
等歸順 己卯以兵部尙書張齊賢爲右僕射 壬午

靈州言河外砦主李瓊等以城降西夏帝念其力屈就禽特釋其親屬 甲午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環

慶路部署張凝副之秦翰爲鈐鑄領步騎六萬援靈州

是月以西涼府六谷首領巴勒結

舊作潘羅支今改

爲靈州

西面都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遒游龍鉢實參巴勒結軍事宜授以官乃以游龍

鉢領宥州刺史 遼大丞相韓德昌以南京平州歲不

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又請平州郡商賈價是年詔減關

市稅復免南京平州租稅從德昌之言也

改異是年遼置閩在十一

月宋置閩在十二月兩國置閩不同蓋宋人新用儀天歷也遼史本紀閩月減關市稅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

州租稅今
併書歲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第於其家都察院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右叅政羅綱等奏經事都尉畢沅續錄

宋紀二十三

起元默開提格正月盡昭陽單罔六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咸平五年

遼統和二十年

春正月庚子遼主如延芳淀

壬寅

帝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初太祖太宗每歲上元幸佛寺然後御樓觀燈帝自畢諒陰以啟聖院太宗降誕之地聖容在焉前期往拜至望夕乃幸它寺遂爲制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經

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竝受
齊賢節度專爲經略使自此始 初慶州發兵護芻糗

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爲

繼遷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于賊三年九月事賊進陷

清遠軍四年九月事文寶時居母喪卽命相府召文寶詢其

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可棄於是遣王

超西討丁未詔起復文寶爲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

隨軍轉運使事 戊申以吏部郎中田錫權勾當通進

鈿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錫再掌鈿臺每覽天下章疏有

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對宰臣稱

錫爲得爭臣之體 辛酉女真宰相伊勒希達

舊作夷
高底今

改入貢於遼 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諸蕃焚族帳二

百餘斬首五千級降九百餘人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

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略使之職 帝謂宰相

呂蒙正等曰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未有

能出奇策者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將來猶慮不及中

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

以聞 丙寅田錫言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又莫州奏

餓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口陛下爲民

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宰相調燮陰陽

啟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乃是宰相孤負陛下咎伊尹
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死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若不
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不獨在邊防而在內地也
以丁謂爲夔州路轉運副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
高溪州蠻子弟以扞賊旣而熟山川道路反入爲寇攻
州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不能定詔以謂爲轉運使委
之經制至則命罷兵自入溪洞每渡水輒減從吏卒比
至巢自從者不過三二人蠻人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
領田彥伊以下遂出迎謁以牛酒勞謂謂畱與之飲食
歡甚喻以禍福且言赦不殺彥伊等感泣願世奉貢謂

要與俱至夔州每渡水亦使之減所從蠻人如謂入時
及館謂與之錦袍銀帛有差盛具燕之蠻酋皆大悅比
數日請歸不許而遇之益厚問使人謂之曰公欲得所
掠漢民男女若等誠能自請歸之公必喜遣若去矣蠻
酋乃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謂與之約每歸一人與絹一
匹于是凡得萬餘人及歸又自臨送之蠻酋皆感泣辭
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謂度峽內至荆南空備蠻險
阨之地悉置衆籍居人使自守有事則皆會禦賊無事
則散歸田里畱守望者數人而已又以忠萬等州兵會
不能自給乃置忠萬等州營於夔州使其軍就會有事

則歸于其州峽之諸州施尤近蠻會當不足而道狹難
饋有鹽井之利而亦難致故售者少謂乃度巫山縣每
三十里置鋪鋪置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
迺者負鹽以次達巫山凡商人之得鹽巫山者比得之
它州減勞費半乃令欲巫山鹽者皆入粟于施州於是
施州得粟與它州等詔特遷謂戶部員外郎時溪蠻別
種有入寇者謂遣彥伊等帥其徒討擊且出兵援之凡
擒生蠻八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復上言黔南蠻
族多善馬請置館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凡謂所經畫其
後皆不能變 二月廣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閤門

祇候謝德權督之德權既受詔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僦屋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 癸酉詔曰比司帑廩者多收羨餘以爲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復然三司言衣庫副使焦守節監香藥樞易院歲增入十餘萬當遷閤門副使帝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過陞效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 孫

全照至綏州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
雄軍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 女真遣
其子朝於遼 乙酉詔邊士疾病戰沒者冬春衣聽給
其家 己丑以王漢忠爲邠寧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
爲鈐轄 三月李繼遷大築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
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入
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濟刺指而
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繼遷以州爲西平府尋
居之戊申事聞宰相等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
王超爲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爲慶

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爲應援秦翰爲環慶涇原
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甲寅遼遣北府宰相蕭繼遠等率師南下 己未親

試禮部舉人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
科百八十一人竝賜及第先是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
舉恕所取士甚少以王曾爲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
甲科恕歎曰曾名世才也吾得曾不媿知人矣或謂曾
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荅曰平生之志不在溫

飽 壬戌遼主如鴛鴦渚 夏四月丙寅朔遼文班太

保達哩斯舊作達里底今改與南軍戰於梁門旋遣南京統軍

使蕭達蘭

舊作撻
覽今改

攻秦州先後告捷未幾引還

錢若

水上言綏州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
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芻糧之給全
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
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無險若修葺未備蕃
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
過山林材木匱乏乞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帝
甚嘉納初若水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淡爲成
將所伏帝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王
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 癸酉命田

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知雜之
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
見卽具奏聞 命北邊經度方田以隄敵騎 田錫請

命審官院檢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
曾有貪狠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它官其有清
嚴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詔歸本職 五月庚子減河

北冗官 癸卯置憲州 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劒詣

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劒矣遣還 乙巳判三司催

欠司楊覃上調放天下逋欠計入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丙午以王顯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庚戌指揮使馬

翰請緝捕在京羣賊帝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賊爲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懼其糾察常厚賂之一也每獲賊賊量以當死之數送官餘悉入己二也常畜無賴十餘輩偵察擾人三也願其事未彰敗不欲去之自今捕賊止委開封府勿使翰復預其事 是月選河南民丁爲兵西北邊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彊壯充選帝曰初置彊壯嘗諭以永不充軍呂蒙正曰闕兵非取於民不可得也乃於河南籍丁壯爲之侍御史知雜田錫上言點集鄉兵人情不安實傷和氣 六月以陳若拙爲工部郎中知處州若拙自京東轉運使被召時三

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帝曰潭州大藩朕爲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新受告敕而有此命帝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大藩而貪進擇祿如此固當譴降朕之用人豈以親疏爲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 己亥以王超爲定州路

駐泊行營都部署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爲
轄 已卯以知樞密院事周瑩爲永清軍節度使充高
陽關都部署 已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 李
繼遷率眾二萬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閻
門祗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
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
去 帝對輔臣于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山川要害
曰契丹入鈔濱棣之民頗失農業今冬若再來朕必過
邢洛之北驅逐出境以安生聚呂蒙正等咸請精選將
帥責其成效車駕毋勞自行帝曰若此卿等宜各畫必

然之策以聞 壬辰帝始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爲供
備庫使通判以下竝進秩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會之
丙申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并州
帝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

丁酉遼以邢抱朴爲南院樞密使 己亥依靜節度使
王漢忠坐西討遼詔無功責左屯衛上將軍逾月出知
襄州未上遼暴疾卒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命中使護
喪事漢忠澁沈有識略輕財好施賓禮儒士居常讀書
手不釋卷以是自矜尙故羣帥不悅之殿直安守忠

案太宗眞宗朝武臣有兩安守忠其一晉陽人節度使
審琦之子官至節度雷後贈太尉宋史有傳其一不詳

其里居官至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元豐中
景靈宮繪功臣像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
大尉安守忠之孫自言乃命戶部尚書王存攷定存言
國史本傳贈太尉安守忠有職功當預繪像其捧日左
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卽無預繪
像人數乃詔改繪贈太尉守忠像併推思其家此爲殿
直摺摠王漢忠密事者當是

漢忠待之不厚遂相與摺摠漢忠密事以聞漢忠黜死

二人之力居多懷德守忠皆襄邸攀附者也 乙卯募

河北丁壯 丙辰遣使齎詔就終南山召種放赴闕仍

賜絹百匹錢十萬以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

故也 壬戌遼大林砦使王昭敏等來降 八月羣臣

三表上尊號不允 丙子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

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以宗壽爲歸義軍節度使

九月癸巳朔遼主謁顯陵 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

輸餉雖地里甚邇而隄以長河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
則芻粟增價帝嘗訪使邇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乙未詔
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羌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橋梁人以
爲便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詢以政
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卽日授左司
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己酉
放表辭恩命帝令宰臣召問之又知放與陳堯安游舊
令諭旨放言主上虛懷待士如此放固不敢以羈束爲

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 冬

十月癸亥朔遊主至自顯陵 丁亥向敏中罷爲戶部

侍郎張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先是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下御史臺鞫得齊賢定娶柴氏狀柴因上書訟敏中違詔賤買惟吉故第又嘗求妻已不許帝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入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已定帝惡其不直遂罷相翰林學士朱白嘗

就敬中假金不與及草制力詆之有云對朕會言爲臣
自昧敬中讀之泣下 田錫言訪問密院中書政出吏

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
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
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
實戎夷濊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
所以倉廩虛盈過不在密院邊防動靜事不屬中書因
此相承寔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
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管漢之二公罷免則放之歸
農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

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尙率京城父老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力斷來表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所致也今帑藏無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不思經國之謀地愈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繁而資貨彌少官吏救過不暇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望陛下聽臣所奏賞罰二柄不必一一問中書通變萬機不必一一由密院然

後辨認讒謫察訪忠良速究危亂之萌則天下幸甚
十一月壬辰朔詔麟州給復一年 癸巳命度支員外
郎李士衡閤門祇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權課自是
歲益錢二十五萬 辛丑饗太廟壬寅合祭天地於圜
丘大赦除天下逋負錢糧 丁未白州民黃受百餘歲
賜粟帛未幾復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岳爵一級 己
酉封皇子元祐爲信國公 癸丑以職方員外郎樂史
直史館史年七十餘帝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著書故
授以舊職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時人榮之 庚申
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臣聞周禮秋官主

刑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斲薄
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畱有罪此並
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今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
在三春或在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畱其如未順四
時之令何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
孟秋中氣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
行刑萬務必又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今
法令之文爲時所尙自中及外由刑法而進者甚眾雖
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臣愚以爲刑法者爲治
之具不可以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臣

又聞聖人之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乎正儒術
古之學者簡而有隄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
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爲進士之學者經
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詩賦策論也五常六藝之意
不遑揆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
生其中若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主典籍
而參以正史至於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
之過此竝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
體舍聲病之小疵如是則進士所習之書簡所學之文
正而成化之治興矣帝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

院除左正言 十二月癸未遷麟州內屬人於樓煩

田錫言陛下纂位五年儲闈未建恐開窺覲之端宐思

重謹之義 遼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上河川

地遼主賜以金幣 是歲遼放進士邢祥等六人

六年

遼統和二
十一年

春正月遼主如鴛鴦渚 二月己卯遣

使賑京東西淮南水災 六谷酋長巴勒結

舊作清羅
支今改

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屈彊已集騎兵

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

遁使六谷部族近寨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

許之庚辰以巴勒結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

使 三月辛卯朔田錫言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爲災雖爲檢覆災傷乃是虛名卽行賑貸且非實事又國家爲闕兵備適遂於曹單宋毫陳蔡汝潁之間揀選彊壯得五七萬人始降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卽竝押赴京師失信如此下民寧無怨望古者民爲邦本會爲民天今國家取壯丁爲兵已失邦本以災傷去會寧有民天五七萬人竝離農畝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爲外敵之利耳 壬辰遼主詔修日歷官無書細事 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還山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

詔三館祕閣官宴餞於瓊林苑帝賜七言詩三章在坐
皆賦 夏四月置河東神銳神虎軍其萬二千餘人立
指揮常加訓習 乙丑女真遣使貢於遼 庚午徒知

益州馬知節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知節在成都
訟龍騎卒謀變者株引千數知節密捕其黨案實止誅
爲魁者七人自乾德平蜀每歲上供紈綺萬計籍里民
部舟遞運沈覆殆半多破產以償知節請擇廷臣省吏
二十人凡舟二十般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歲一代而
較其課自是鮮有敗者承寇亂之後戢兵撫俗甚著威
惠然嫉惡太過兵民有怨懼朝議

傍安遠俗恐知節不協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故移
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之意。舊制士庶家僮僕有
犯或私黥其面帝以今之僮使本備雇良民癸酉詔有
盜主財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
得私黥涅之。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
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才滿月連進五狀皆匪機
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望加黜責以勸有位
詔削祐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

李繼遷寇洪德砦蕃官慶香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

史 丙子遊道南府宰相耶律誥袞舊作奴瓜今改南京統軍

使蕭達蘭進攻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於望都縣殺戮甚眾副部署雲州觀察使開封王繼忠與誥袞等戰康邨白日昧至乙夜敵勢小卻遲明復戰遼人悉眾攻東偏出陳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衙儀服遼人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超等卽引兵還定州遣使上聞

攷異遼史王繼忠傳云宋遣繼忠屯

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誥袞等獲之不言其力戰而敗與宋史異然宋人所紀亦多互異王文正筆錄云繼忠與侍中張耒同典禁兵戍守鎮定台邊騎大至屢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陳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耒西往及敗績遂爲所獲然其時王超爲都部署非張耒也東都事略云繼忠

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轉
國累日遂陷于契丹然繼忠自爲副部署非帥也今從
長編書之又繼忠開封人見隆平集與宋史同而遼史
迺云不知何郡人當日並修三史亦未嘗彼此參攷也

左衛上將軍信國公元祐孝恪敏悟帝所鍾愛及被

病司天言月犯前星庶子星帝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
日卒才九歲追封周王謚悼獻後十五日皇子生兩月
者亦不育帝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成都闕守朝議

難其人帝以知永興軍府張詠前在蜀爲政明肅勤於
安集遠民優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五月辛卯定州部署
王超言遼師出境 甲午太白晝見 乙未以田錫爲

左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
欲升殿者聽先奏 帝聞王繼忠戰死丁酉贈大同軍
節度使兼侍中官其三子皆加等繼忠既擒見遼主於
炭山太后知其才授戶部使兼賜妻室繼忠亦自激昂
爲遼盡力 辛亥錄望都戰歿將士子孫 望都失利
帝語近臣曰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陳公然
不護主帥引眾先遁者若不推窮何以懲後乃命宮苑
使劉承珪供備庫副使李允則馳驛案問癸丑鎮州副
部署李福坐削籍流封州拱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
隸瓊州因降詔戒勵諸路將帥 李繼遷攻西蕃取西

涼府都首領巴勒結僞降繼遷受之不疑巴勒結遣集

六谷蕃部及結陞

舊作者龍今改

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

奔還靈州丁巳繼遷死其子德明遣使告於遼

或異宋史西夏

傳繼遷以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是繼遷之死在下半年而遼史聖宗紀於是年五月書西平王李繼遷薨西夏外紀亦作統和二十一年薨與宋史年月互異案西夏歲時聘貢於遼所書宜得其實宋久與之隔絕祇憑邊境偵候故傳聞異詞今從遼史 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出陳圖示輔臣

并授諸將方略令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爲方山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魯軍魏能白守素張銳

領之五千騎屯涿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岳領之五千
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
與鬪待其氣衰背城挑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契丹南越
涿州與大軍遇則令威魯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
敵乘便掩殺若契丹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
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魯已來互爲應
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
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將
遁則分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其它選用悉皆
類此初馮拯建議謂備邊之要當扼險以制敵之衝若

於係州威魯間依徐鮑河爲陳其形勢可以取勝至是
帝多采用其議云 丁卯詔命官流竄嶺南者給緡錢
歸葬 豐州瓦窰沒劑加羅味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
德明敗之 丁丑隴山西首領禿逋等貢馬願附大兵
擊賊 己卯遼贈李繼遷尙書令遣西上閣門使丁振
弔慰辛巳党項入貢於遼乙酉準布舊作吐諸部附遼
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
閣門祇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關求對言沿
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境傳潛閉壘自
固康係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必復入寇

兵聚一處尤非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
壁闕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陸塹以
爲豫備帝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
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
敵必暴至帝慰遣之既而遼人果圍蒲陰先是三司
各置一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爲務至于
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咨封執動相違戾或交摭利
病以邀功希進諱言日聞于上帝頗煩親決文符互出
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命權知開
封府寇準爲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

副使以下衮領鹽鐵查道領度支林特領戶部判使非
奏事及有所更張則止署案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主
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以吏部侍郎陳恕爲尙
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數年利病條例
多所改勅其徒官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爲三司卽檢
其前後所改勅事類爲方冊其曉諭榜帖悉以新版別
書齋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爲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
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